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八

明　梅鼎祚　編

杜欽　字子夏延年中子初爲大將軍王鳳軍武庫令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鳳幕府優游不仕以壽終

日蝕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欽與谷永並對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對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

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揺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

親二宮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恐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白虎殿對策

其夏上盡名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欽對

成帝白虎殿問賢良策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

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旨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

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訟馮奉世前功疏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列侯

時丞相匡衡亦以延壽矯制生事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形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趣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成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王章薦馮野王代鳳及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鳳風御史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别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免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說王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欽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鳳建九女之制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
不厭女德不厭則壽考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
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貎改
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
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
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覩后妃之議
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

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重言

詩云殷鑒不逺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

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揺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

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避

戒王鳳專政 欽為議郎免徵詣鳳大將軍莫府國家政事鳳常與欽慮之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隣敵有旦暮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説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

歳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顧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

說王鳳就位京兆尹王章因日蝕上封事求見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以應天變上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求退欽說鳳鳳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章詔獄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之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

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並漢書

說王鳳治河 河堤使者王延世隄東郡後又二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延世歆因說大將軍鳳鳳如歆言白遣馬等作治六月乃成

前河決丞相史楊馬言延世受馬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馬言延世之巧反不如馬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馬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馬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

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

說王鳳蠻夷侯王相攻議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射之欽說鳳薦金城司隸陳立為牂牁太守計定之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静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

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呉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凉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

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說王鳳勿送罽賓使議罽賓王陰末赴本容屈王子為漢使所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上書謝元帝以絶域不録放其使者于縣度絶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欽因說鳳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

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

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閒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嵘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人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

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並漢書

漢書成帝許皇后父嘉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及成帝即位復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 案此董數言或非殘記即以前諸說當亦有面語者今不可考顧其文緜衍因並存之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遷北地太守徵入為大司農

雨雪對

永少為長安小史博學經書元帝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除補屬舉為太常

丞數上書言得失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永對其後許后坐祝詛廢

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宜齋戒辟寢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

日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

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永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變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

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旹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

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

嫉妒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褻閤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宫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于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究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

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五行志谷永對

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墻之内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妨絶繼嗣者此二人也

復上災異疏　成帝初即位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柄用隂欲自託乃復上書對時對者永與杜欽為上第上以其書示後宫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責之

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薫粥冐頓之患南無趙

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

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
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
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
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絶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
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
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
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

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

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為宗廟計

日食對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永以京房易占對

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

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

又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永以京房易占對

今年二月日食賦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歛茲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

星隕對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而滅至雞鳴止永對

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

咸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

黑龍見對 永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

受所欲言永對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趙李從貧賤起專寵皇太后及諸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至上此對上大怒使收永尋意亦解明年徵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埀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黒黒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兾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黒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巳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

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

陛 亢 之 亂 門 下 下 如 欽

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格絶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

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

敝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
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
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
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
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
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

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悲罷北宮私

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

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災異尤數對 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天子甚感其言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于王氏上亦不甚親信也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

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藉稅取民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

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茀星燿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

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

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

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闗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决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闗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税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歲不登虧膳災

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賑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天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

門牡亡對 漢紀云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永對

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

諫成帝微行

帝鴻嘉永始之閒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逺至旁縣劉向谷永皆切諫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别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戸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

說遠方士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永因納說上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

卻秦師而兵割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抵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

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訟陳湯疏 湯坐前西域獲康居財物免官後上書言康居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獄當死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葢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越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舉薛宣疏　宣為左馮翊遷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薦宣上然之以宣為御史大夫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説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兹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

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請加鄭寬中塟禮疏寬中平陵人有儁才以為博士以小夏侯尚書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禄大夫領尚書事會疾卒永上疏上弔贈寬中甚厚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禄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塟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賛命之臣靡不

激揚闕内侯鄭寛中有顔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
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
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
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
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
為宜加其塋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請勿治梁王疏　梁王立姑翁主園子為立舅任寶妻立與姦積數歲永始中梁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誅立永時為大中大夫上疏求覆

審上由是
寢而不治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皋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

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漢遣使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自請降不歸下公卿議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不可受從之

漢興匈奴數為邉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

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邉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邉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静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河决議是時李尋解光亦言之遂止不塞

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横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

謝大將軍王鳳書 永舉方正直言知鳳方見柄用陰為鳳說成帝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與平陽侯王譚書 譚為大將軍庶弟年次當繼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王

鳳薨病篤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時為安定太守與譚書譚得其書辭讓不受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永亦復有所

說音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

至戚賢舅執管鑰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效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

與大司馬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

禍為福　埶文類聚

說王音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音猶不平薦永為護羌使者

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

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愼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班固贊曰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與段會宗書

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歷左曹中郎將安輯烏孫封關內侯會宗

為西域都護徙雁門太守坐免西域諸國願得會宗陽朔元年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之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漢書　踦隻也踦謂免官隻不偶也　傳

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皆立功西域者

西漢文紀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卷十九

明 梅鼎祚 編

平當 字子思祖父自下邑徙平陵少為大行治禮丞歷光祿勲御史大夫至丞相

請復太上皇寢廟園書 元帝時丞相韋玄成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成帝時以明經為博士給事中上書請復上納之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

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且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

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請興雅樂議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考試當以為宜用公卿以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

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治河奏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時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三公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 漢書溝洫志云哀帝初平當傳在成帝時稍異

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决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决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

治河三策奏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

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

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

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

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榖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

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歷御史大夫前將軍元始時為王莽陷害

薦辛慶忌封事慶忌成帝時累遷至執金吾左遷雲中太守所在著名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其後拜為右將軍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

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册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請建三公官奏

漢承秦官號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成帝時武為九卿建言請改御史大夫司空以備三公上從武議是時御史府吏舍井水皆竭栢烏去不來者數月長史異之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

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于治亂後二歲朱博為大司空奏復置御史大夫

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

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請置州牧奏（武為大司空并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奏請復為刺史仍用高第進為九卿）

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朱博請復刺史奏

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論内史奏 武復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制曰可以内史為中尉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論傅喜書

喜為定陶傅太后從父弟為衛尉遷右將軍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薦喜明年乃拜大司馬封高武侯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朱博 字子元杜陵人縣佐史歷位丞相廉儉有能坐黨附因上自殺

告姑幕檄 博為琅邪太守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及功曹諸掾皆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曰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王卿得敎惶怖馳騖十餘日捕得五人博復移書其掾持下皆此類也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移王卿書

王鄉憂公甚效檄到齊伐閱諸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論孔光傅喜封事

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大司馬傅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順旨會博新徵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由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上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一千戶博上書讓許焉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

讓食邑書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

又論傅喜何武奏傅太后怨傅喜使孔鄉侯晏風博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元并奏故司空何武哀帝疑博元承旨召元詰尚書問狀元辭服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劾奏博等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為如宣等言諫大夫龔勝等議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召博詣廷尉獄自殺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

彭宣等劾朱博趙元及傅晏議

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元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

龔勝等十四人議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

劾師丹奏（丹既策免上用博議傅太后丁后並稱尊號博為丞相與御史大夫趙元奏丹奏可詳師丹下）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

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王莽傅朱博劾奏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歷位丞相坐東平獄事召詣廷尉死

上哀帝請選賢材疏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剛直時為丞相上疏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上皆納而用之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兾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隂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
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
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諫封董賢等封事 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會息夫躬孫寵告東平王祀詛謀逆伏誅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遂欲封賢等上心憚嘉

持詔書示丞相御史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數月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於是上寢不說上祖母傅太后薨因託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奏封事諫上及太后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

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悖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

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

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王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

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

而有此大讖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薦廷尉梁相等封事

相初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相心疑冤獄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以相等外內顧望幸雲踰冬皆免為庶人會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及嘉封還益董賢封戶上怒因召嘉詣尚書責問下中朝者孔光等雜治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左將軍公孫祿等皆以嘉應法光祿大夫龔勝獨書議因與博士夏侯常爭言自劾洿辱朝廷御史中丞復劾奏貶秩各一等光等又請名嘉詣廷尉詔獄下制議衛尉雲議郎龔勝等五十人以嘉言事前後相違

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上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議請寛詔獄不聽嘉不食歐血死

相等明習治獄計謀沈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脩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

哀帝責問王嘉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

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措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

龔勝丞相王嘉罪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

御史中丞劾龔勝夏侯常奏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媢謾亡狀皆不敬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議王嘉罪奏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案嘉本以相

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城人舉孝廉為郎歷少府光祿勲太子太傅大司空

上哀帝書丹為大司馬月餘徙為大司空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時徙為大司空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冡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

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措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

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覲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輔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濵恐嫌於偽誠慙

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建言井田議哀帝即位丹輔政建言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以下至關內侯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以下至關內侯吏民毋過二百人及三十人犯者沒入官丁傅董賢之屬不便也遂寢不行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

劾董宏奏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上新立納用其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必欲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褎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

皆稱皇之意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不宜立廟濅不合上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共皇立廟議 哀帝父定陶共王康追尊共皇帝置寢廟京師丹議寢不合上意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

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

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申咸　炔欽 炔音桂

為師丹上書 有上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用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有司皆以久難卒變丹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弟子使人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

不宜漏洩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尚書劾咸欽貶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尚書奏劾申咸炔欽

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

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愼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

哀帝免師丹策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湧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

章示君君内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覲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進退違

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唐林 字子高沛郡人以明經飭行顯名後仕王莽封侯歷公卿位

請復師丹爵邑疏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

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褒成君霸少子以明經舉為議郎再歷御史大夫丞相平帝時終太師

請定迭毁議奏初高后著令有擅議宗廟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迭毁竊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與羣臣雜議光禄勳彭宣等以武帝親盡廟宜毁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以武帝有功烈不宜毁制曰太僕舜

中壘校尉歆議可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

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武帝廟宜毀議

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

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

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十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此與王舜同議據漢書歆所撰議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

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强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粤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

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

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

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劉歆太上惠景寢園議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

請遣傅遷奏

傅太后為人剛暴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太后怒哀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上奏卒不得遣復為侍中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惑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

日蝕對

光為丞相忤傅太后指免歸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後十餘日太后崩微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奏對上說賜束帛拜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于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

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舉東海成公敞以敞為東平太守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内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𦦨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

敬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請徙董賢家屬奏

哀帝崩王莽召為大司馬以太后詔策免董賢兆奏論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四十三萬萬

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受賜不拜辠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

劾紅陽侯王立奏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王莽秉政以諸父敬憚之乃令司徒光奏立舊惡白太后遣就國

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繈緥之功請遣立就國

劾張由史立奏 元帝馮昭儀生中山孝王是為中山太后王生一男嗣有眚疾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由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素常怨馮太后使中謁者令史立等雜治馮太后自殺昆弟皆伏法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光奏免徙合浦

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

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歷位司隸坐摧辱宰相距使者罪髡鉗徙上黨王莽秉政時構死獄

中

諫哀帝七亡七死書

是時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皆以議傅太后稱尊號忤指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帝以宣名儒俊容之明年正月朔日食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十人宣復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

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

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

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

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

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

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禄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

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

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
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
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
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
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
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
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

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論寵董賢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翕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奸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𦒱𦒱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郭欽

劾鮑宣奏 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宣免官數月復徵為諫

大夫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

西漢文紀卷十九